南海寄歸内法傳卷第四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英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讃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乗式
三十四西方學儀
三十五長髮有無
三十六亡財僧現
三十七受用僧衣
三十八佛遮燒巳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為

三十一灌沐尊儀

詳夫修敬之本无越三尊契想之因寧過四諦然而諦理幽邃事隔麁心灌洗聖儀實為通濟大師雖滅形像尚存翹心如在理應遵敬或可香花每設能生清淨之心或可灌沐恒為足蕩昏沉之業以斯摽念无表之益自收勸獎餘人有作之功兼利冀希福者宜存意焉

但西國諸寺灌沐尊儀每於禺中之

時授事便鳴健稚(授事者梵云羯磨陀那陀那是授羯
磨是事意道以衆雜事指授於人舊云維那者非也維是周語意道綱維
那是梵音略去羯磨陀字)寺庭張施寶蓋殿側羅
列香瓶取金銀銅石之像置以銅金
木石盤內令諸妓女奏其音樂塗以
磨香灌以香水(取栴檀沉水香木之流磨於石上以水磨
使成泥用塗像身方持水灌)以淨白疊而揩拭之然
後安置殿中布諸花綵此乃寺衆之
儀令羯磨陁那作矣然於房房之內
自浴尊儀日日皆為要心無闕但是
草木之花咸將奉獻無論冬夏芬馥
恒然市肆之間賣者亦衆且如東夏
蓮花石竹則夏秋散彩金荊桃杏乃
春日敷榮木槿石榴隨時代發朱櫻
素柰逐節揚葩園觀蜀葵之流山莊
香草之類必須持来布列無宜遥指
樹園冬景片時或容闕之剪諸繒綵
坌以名香設在尊前斯實佳也至於
銅像无問小大須細灰甎末揩拭光
明清水灌之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
盡合衆共為小者隨己所能每須洗
沐斯則所費雖少而福利尤多其浴
像之水即舉以兩指瀝自頂上斯謂吉

裎之水冀求勝利奉獻殘花不合持
觸棄水棄花不應履践可於淨處而
傾置之豈容白首終年尊像曾不揩
沐紅花遍野本自无心奉薦而遂省媿
作選掐池園即休畏苦情為開堂普
敎便罷此則師資絕緒遂使致敬无
由造泥制底及拓摸泥像或印絹紙
隨處供養或積為聚以塼裹之即成
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銷散西方法俗
莫不以此為業又復凡造形像及以
制底金銀銅鐵泥漆甎石或聚沙雪
當作之時中安二種舍利一謂大師
身骨二謂緣起法頌其頌曰
諸法從緣起 如来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要安此二福乃弘多由是經中廣為
譬喻歎其利益不可思議若人造像
如穬麦制底如小棗上置輪相竿若
細針殊因類七海而无窮勝報遍四
生而莫盡其閒委細具在別經幸諸
法師等時可務哉洗敬尊容生生值
佛之業花香致設代代富樂之因自
作敎人得福无量曾見有處四月八

日或道或俗持像路邊灌濯隨宜不
知揩拭風飄日暴未稱其儀矣

三十二讚詠之禮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礼佛題名
多不稱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
罔識智之高下讚歎具陳其德故乃
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制底畔睇及
常途礼敬每於晡後或曛黄時大衆
出門繞塔三匝香花具設並悉蹲踞
令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
師德或十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
中至常集處既其坐定令一經師昇
師子座讀誦少經其師子座在上座
頭量處度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
誦三啓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
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
正經是佛親說讀誦既了更陳十餘
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啓
經了之時大衆皆云蘇婆師多蘇即
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
語或云娑婆度義目善哉經師方下上
座先起礼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礼聖
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准前礼二

處已次礼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
上座准次同然迄乎衆末若其衆大過
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礼隨情而
去斯法乃是東聖方耽摩立底國僧
徒軌式至如那爛陁寺人衆殷繁僧
徒數出三千造次難為詳集寺有八
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當處自為礼
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至晡
西巡行礼讃淨人童子持雜香花引
前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礼每礼拜
時高聲讃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
乎日暮方始言周此唱導師恒受寺
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臺則隻坐
而心讃或詳臨梵宇則衆跪而高闡
然後十指布地叩頭三礼斯乃西方
承籍礼敬之儀而老病之流任居小
座其讃佛者而舊已有但為行之稍别
不與梵同且如礼佛之時云歎佛相
好者即合直聲長讃或十頌二十頌
斯其法也又如來等唄元是讃佛良
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可因齋靜
夜大衆悽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
讃及四百讃并餘別讃斯成佳也然

佛居

而西國礼敬盛傳讃歎但有才人莫不於所敬之尊而為稱說且如尊者摩咥(丁結反)里制吒者乃西方宏才碩德秀冠群英之人也傳云昔佛在時佛因親領徒衆人間遊行時有鶯鳥見佛相好儼若金山乃於林內發和雅音如似讃詠佛乃顧諸弟子曰此鳥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斯福故我沒代後獲得人身名摩咥里制吒廣為稱歎讃我實德也(摩咥里是母 制吒是兒也)其人初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申讃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廣興讃歎悔前非之巳往遵勝轍於將来自悲不遇大師但逢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讃佛功德初造四百讃次造一百五十讃揔陳六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天蘤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岳而争峻西方造讃頌者莫不咸同祖習无著世親菩薩悉皆仰趾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既誦得五戒十戒即須先教誦斯二讃无問大乘小乘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

深遠二體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
淨四得胸藏開通五則處衆不惶六
乃長命无病誦得此已方學餘經然而
斯美未傳東夏造釋之家故亦多矣
為和之者誠非一筭陳那菩薩親自
為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為雜讚
頌有三百又康苑名僧号釋迦提婆
復於陳那頌前各加一頌名糅雜讚揔
有四百五十頌但有制作之流皆以
為龜鏡矣
又龍樹菩薩以詩代書名為蘇頡里
離佉譯為密友書寄與舊檀越南方
大國王号娑多婆漢那名市寅得迦
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
親逾骨肉就中旨趣寔有多意先令
敬信三尊孝養父母持戒捨惡擇人
乃交於諸財色修不淨觀撿挍家室
正念無常廣述餓鬼傍生盛道人天
地獄火燃頭上無暇拂除緣趣運心
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支
令學四真證圓凝之兩得如觀自在
不簡怨親同阿弥陁恒居淨土斯即
化生之術要無以加五天創學之流

皆先誦此書讃歸心繫仰之類靡不
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
俗徒讀千文孝經矣莫不欽翫用為
師範其社得迦摩羅亦同此類社得之者
本生也摩羅者即胄焉集取菩薩昔生難行之事胄之一變也若譯可
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為詩讃欲令
順俗姸美讀者歡愛教播群生百時
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令日諸君但
有好詩讃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
其惣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社
得迦摩羅矣方知讃詠之中斯為美
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无問法俗咸
皆諷誦如前詩讃而東夏未曾譯出
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
事緝為歌詠奏諧絃管令人作樂舞
之蹈之流布於代又東印度月官大
士作毗輸安呾囉太子歌詞人皆舞
詠遍五天矣
舊云蘇達拏太子者是也又尊者馬
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作佛本行
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
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為
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

攝義能多復令讀者心悅忘倦又復
纂持聖教能生福利其一百五十讚
及龍樹菩薩書並别録寄歸樂誦詠
者時當誦習
三十三尊敬乖式
夫礼敬之儀教有明則自可六時策
念四體翹勤端居一房乞食為業順
頭陁之行修知足之道但著三衣不
畜盈長無生致想有累全祛豈得輙
異僧儀别行軌式披出家服不同常
類而在鄽肆之中礼諸俗流撿尋律
教全遮此事佛言有二種應礼所謂
三寶及大己苾蒭又有賫持尊像在
大道中塵坌聖容以求財利或有鈎
身剌臉斷節穿肌詐託好心本希活
命如斯之色西國全無勸導諸人勿
復行此
三十四西方學法
夫大聖一音則貫三千而揔攝或隨
機五道乃彰七九而弘濟(七九者即是聲明中七轉
九例也如下略明耳)時有意言法藏天帝領无
說之經或復順語談詮支那悟本聲
之字致使投緣發慧各稱虛心准義除

頌並凝圓寂至於勝義諦理迥絕名

言覆俗道中非无文句覆俗諦者倡太世俗諦不盡也意道俗事覆他眞理色本非乘安為飛解聲无歌曲漫作歌心文復識相生時體無分別互明所故趣衆作不了自心謂境居外非緣課正智斯淪由此蓋眞名為覆俗此攝覆即是俗名為覆俗或可但云眞諦覆諦然則古来譯者梵軌罕談近

日傳經但云初七非不知也無益不

論今望梵習梵文无勞翻譯之重為此

聊題節段粗述初基者歟然西晉達利尚錄惣讀梵經豈况天府神州西不談其本說最西方諸大曼殊室利現在并州人皆有福理應欽讚其文聽廣此不繁錄夫聲明者梵

云攝拖苾䭾反停夜攝拖是聲苾䭾是

明即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揔

名毗何羯喇拏大數有五同神州之

五經也舊云毗伽羅論音訛也一則創學悉談

章亦名悉地羅窣覩斯乃小學摽章

之稱假以成就吉祥為目本有四十

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揔有一

万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

四句一句八字揔成三十二言更有

小頌大頌不可具述六歲童子學之

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大自在天之

所說也

二謂蘇呾囉即是一切聲明之根本
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
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你所造也
為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目時
人方信八歲童子八月誦了三謂馱
覩章有一千頌專明字元功如上經
矣四謂三棄攞章是荒梗之義意比
田夫創開疇畎應云三荒章一名頞
瑟吒馱覩(一千頌)二名文荼(三千頌)三名
鄔拏地(一千頌)馱覩者則意明七例曉
十羅聲述二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
聲上皆悉有之一一聲中各分三節
謂一言二言多言總成二十一言也
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
嚕箱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嗡
重輕之別於七例外更有呼召聲便
成八例初句既三餘皆准此恐繁不
錄名蘇盤多聲(總有三八二十四聲)十羅聲者有
十種羅字顯一聲時便明三世之異
二九韻者明上中下尊卑彼此之別
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荼
則合成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苾
力叉便引二十餘句經文共相雜糅

佛延

方成一事之号也鄔拏地則大同斯
例而以廣略不等為異此三荒章十
歲童子三年勤學方解其義五謂苾
栗底蘇呾羅即是前蘇呾囉釋也上
古作釋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
千頌演其經本詳談衆義盡寰中之
規矩極天人之軌則十五童子五歲
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問者
要須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
勞矣斯等諸書並須暗誦此據上人
為准中下之流以意可測趣勤晝夜
不遑寧寢同孔父之三絕等歲精之
百遍牛毛千數麟角唯一比功與
神州上明經相似此是學士闍耶眹
底所造其人乃器量弘深文彩秀發
一聞便領詎假再談敬重三尊多營
福業沒代于今向三十載矣闍斯釋
已方學緝綴書表制造詩篇致想因
明虔誠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成習
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函丈傳授經
三二年多在那爛陁寺(中天也)或居跋
臘毗國(西天也)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
渠龍門闕里英彥雲聚商搉是非若

賢明歎善遐迩稱傳方始自忖鋒鍔
投刃王庭獻策呈才希望利用坐談
論之處已則重席表奇登破斥之場
他乃結舌稱愧響震五山聲流四域
然後受封邑策榮班賞素高門更修
餘業矣
復有苾栗底蕪呾羅議釋名朱你有
二十四千頌是學士鉢顛社攞所造斯
乃重顯前經擘肌分理詳明後釋剖
拆毫芒明經學此三歲方了功與春
秋周易相似
次有伐檄呵利論是前朱你議釋即
大學士伐檄呵利所造有二十五千
頌斯則盛談人事聲明之要廣叙諸
家興廢之由深明唯識善論因喻此
學士乃響振五天德流八極徹信三
寶諦想二空希勝法而出家戀纏染
而便俗斯之徃復數有七焉自非深
信因果誰能若此勤者自嗟詩曰由
染便歸俗離貪還服緇如何兩種事
弄我若嬰兒即是護法師之同時人
也每於寺內有心歸俗被煩惱逼確
介不移即令學生與向寺外時人間

侘

其故荅曰凡是福地本擬成行所居
我既內有邪心即是虧乎正教十方
僧地无處投足為清信士身著白衣
方入寺中宣揚正法捨化已來經四
十年矣
次有薄迦(扳也反)論頌有七百釋有七
千亦是伐檄呵利所造叙聖教量及
比量義
次有萆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
乃伐檄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
製可謂窮天地之奧秘極人理之精
華矣若人學至於此方曰善解聲明
與九經百家相似斯等諸書法俗悉
皆通學如其不學不得多聞之稱若
出家人則遍學毗奈耶具討經及論
挫外道若中原之逐鹿解傍詰同沸
鼎之銷凌遂使響流贍部之中受敬
人天之上助佛揚化廣導群有此則
弈代挺生若一若二取喻同乎日月
表況譬之龍象斯乃遠則龍猛提婆
馬鳴之類中則世親无著僧賢清譽
之徒近則陳那護法法稱戒賢及師
子月安慧德慧慧護德光勝光之輩

斯等大師无不具前内外衆德各並
少欲知足誠无與比俗流外道之内
實此類而難得（廣如西方十德傳中具述）法稱則
重顯因明德光乃再弘律藏德慧乃
定門澄想慧護則廣辯正邪方驗鯨海
巨深名珎現彩香峯高峻上藥呈奇
是知佛法含弘何所不納莫不應響
成篇寧煩十四之足無勞百遍兩卷
一聞便領（有外道造六百頌來難法師法師對衆一聞文義俱領）
又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貴勝凡
有座席並不與餘三姓同行自外雜
類故宜遠矣所尊典誥有四薜陁書
可十万頌薜陁是明解義先云圍陁
者訛也咸悉口相傳授而不書之於
紙葉每有聰明婆羅門誦斯十万即
如西方相承有學聡明法一謂覆審
生智二則字母安神句月之間思若
泉涌一聞便領無假再談親覩其人
固非虚耳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曰
月官是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
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與毒藥為
害誰重應聲荅曰毒藥與毒境相去
實成遥毒藥飡方害毒境念便燒又

復騰聞乃振芳聲於東洛真諦則駕遊
響於南溟大德羅什致德亞於他土法
師玄奘潛師功於自邦然今古諸師
並光傳佛日有空齊致習三藏以為
師定慧雙修指七覺而為亞其西方
現在則羯羅荼寺有智月法師那爛
陀中則寶師子大德東方即有地婆
羯羅蜜呾囉南裔有呾他揭多揭婆
南海佛逝國則有釋迦雞栗底（今在佛逝）
（諸國歷五天而廣學矣）斯並比秀前賢追蹤往哲
曉因明論則思擬陳那味瑜伽宗實
磬懷无著談空則巧符龍猛論有則
妙體僧賢此諸法師淨並親狎道凡
飡受微言慶新知於未聞溫舊解於
曾得想傳燈之一望實喜朝聞冥渴
塵於百疑分隨昏滅尚乃拾遺珠
於鷲嶺時得其真擇散寶於龍河頗
逢其妙仰崇三寶之遠被賴
皇澤之遐霑遂得旋踵東歸鼓帆南
海從耽摩立底國已達室利佛誓停
住已經四年留連未及歸國矣
三十五長驗有无
長驗受具五天所無律藏不見有文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第十六張

佪古无無此事但形同俗相難為護
罪既不能持受亦何益必有淨心須
求剃髮染衣潔念解脫為懷五戒十
戒奉而不虧圓具圓心遵修律藏瑜
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一二十唯識論二三十唯識論三攝大乘論四對法論五辯中邊論六緣起論七大莊嚴論八成業論此中雖有世親所造然而乃歸无著也）因明著功鏡徹陳那之
八論（一觀三世論二觀惣相論三觀境論四因門論五似因門論六理門論七取事施設論八集量論也）習阿毗達磨則遍窺六足
學阿笈摩經乃全探四部然後降邪伏
外摧揚正理廣化群物弘誘忘疲運
想二空澄懷八道敬修四定善護七
篇以此送終斯為上也如其不尔雖
處居家不染私室端然一體以希出
離隨乞句以供公上着麁服而遮羞
恥守持八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作學冠花塗香七不坐高廣大牀八不非時食）盡形壽以要
心歸敬三尊契涅槃而延想斯其次
也必其現處樊籠養育妻息恭心敬
上慈懷念下受持五戒恒作四齋（黑月八日或十四日或十五日白月八日十五日要須受其八戒方稱聖修若无前七而唯第八福固其少焉意者防餘七過不但饑腹而已）忠恕
在人克勤於已作无罪事以奉官輸

斯亦佳也無罪謂是興易由其不損衆生西國時俗皆以商人爲貴不重農夫由其耕根多傷物命又養蚕屠煞浮是苦因每一年中損害巨億行之自久不以爲非未來生中受苦无極不爲此業名爲无罪也至如俗徒蠢
蠢不識三歸盡壽遑遑寧持一戒不
解涅槃是寂滅豈悟生死是輪迴鎮
爲罪業斯其下也
三十六亡財僧現
凡有欲分亡苾芻物律具廣文此偹
時須但略疏出先問負債囑授及看
病人依法商量勿令乖理餘殘之物
准事應知
嗢拕南曰
田宅店卧具　銅鐵及諸皮　剃刀等瓶衣
諸竿并雜畜　飲食及諸藥　牀座并券契
三寶金銀等　成未成不同　如是等諸物
可分不可分　隨應簡別知　是世尊所說
言隨應者所謂田宅邸店卧具氈褥
諸銅鐵器並不應分於中鐵鉢小鉢
及小銅椀户鑰針錐剃刀刀子鐵杓
火爐及斧鑿等并盛此諸袋若瓦器
謂鉢小鉢淨觸君持及貯油物并盛
水器此並應分餘不合分其木器竹
器及皮卧物剪髮之具奴婢飲食穀

豆及田宅等皆入四方僧若可移轉物應貯衆庫令四方僧共用若園宅村園屋宇不可移者應入四方僧若有所餘一切衣被无問法衣俗衣若染不染及皮油瓶鞋履之屬並現前應分先云同袖不分白衣入重者蓋是以意斟酌也大竿可為贍部光像處懸幡之竿(言贍部光像者如律中所出尊造光為世尊處衆時衆不咸肅致使給園長者請世尊曰願作贍部光像衆首亘之大師許作)細者可作錫杖行與苾芻(言錫杖者梵云喫棄羅即是鳴聲之義古人譯為錫者意取錫錫作聲鳴杖錫杖任情締說日鑰西方所持錫杖頭上惟有一股鐵棬可容三二寸安其錞管長四五指其竿用木麁細隨時高與肩齊下安鐵纂可二寸許其鐶或圓或匾屈合中間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銅鐵任情原斯制意為乞食時防其牛犬何用辛苦擎奉勞心而復通身總鐵頭安四股重滯將持非常冷澀非本製也)四足之內若是象馬駝驢乘當與國王家牛羊入四方僧不應分也若甲鎧之類亦入國王家雜兵刃等可打作針錐刀子及錫杖頭行與現前僧伽(縱不普遍訖大者行)罟網之屬應用羅窓若上彩色又黃朱碧青綠等物應入佛堂擬供像用白土赤土及下青色現前應分若酒欲酸可埋於地待成醋已僧

應食之若現是酒應可須棄不合酤
賣佛言汝諸苾芻若有依我出家不
得將酒與他及以自飲乃至不合茅
尖滴酒瀝置口中若將酒及糟麴
并糟糵之類食者咸招越法之罪律
有成制不須致疑[illegible]
[illegible]
諸有雜藥之屬應安淨庫以供病者
隨意通用諸有珍寶珠玉分為二分
一分入法一分入僧法物可書佛經
并料理師子座入僧者現前應分若
實等所成牀榻之屬應須出賣現前
應分木所成者入四方僧伽
所有經典章疏皆不應分當納經藏
四方僧共讀其外書賣之現前應分
所有券契之物若能早索得者即可
分之如不能者券當貯庫後時索得
充四方僧用若諸金銀及成未成器
貝齒諸錢並分為三分一佛陁二達
摩三僧伽佛物應修理佛堂及髮爪
窣覩波所有破壞法物寫佛經料理
師子座衆物現前應分六物當與看
病人自餘雜碎之物准此應知具如
[illegible]

大律
三十七受用僧物
現今西方所有諸寺苾蒭衣服多出
常住僧或是田園之餘或是樹果之
利年年分與以充衣直問曰亡人所
有穀食尚遣入僧況復衆家豆粟別
人何合分用荅施主本捨村莊元為
濟給僧衆豈容但與其食而令露體
住乎又復詳審當事並有功勞家人
尚自與衣書主何宜不合以其道理
供食之餘充衣非損斯乃西國衆僧
大途議論然其律典時含出沒耳又
西國諸寺別置供服之莊神州道場
自有給衣之所亦得食通道俗此據
施主無心設令貪取理亦非過凡是
布施僧家田宅乃至雜物並通衆僧
衣食者此則誠无疑慮之患若无心
作無盡无障之意者雖施僧家情乃
普通一切但食用者咸无過也並由
施主先心所期耳但神州之地別人
不得僧衣為此孜孜實成妨業設使
應供存命非是不勞心力若其常住
有食兼著僧衣即可端拱不出寺門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第二張 英

亦是深成者事況乎糞掃三衣巡家
乞食蘭若依樹正命自居定慧內融
極想木叉之路慈悲外發撡心普濟
之津以此送終斯為上矣然則常住
之物用作衣被牀褥之流并雜資具
平分受用不屬別人掌愛護持事過
巳物有大者至轂小而與斯乃聖教
佛自明言如法用之誠无罪咎足得
資軀免追求之費寧容寺家巨富穀
麦爛倉奴婢滿坊錢財委庫不知受
用相共抱貧可否之宜智者時鑒或
有寺家不立衆食僧物分以私食遮
他常住十方邪命但存一已斯乃自
行非法咎報誰代當來

三十八燒身不合

諸出家衆內頗有一途初學之流情
存猛利未閑聖典取信先人將燒指
作精勤用然肌為大福隨情即作斷
在自心然經中所明事存通俗已身
尚勸供養何況諸餘外財是故經中
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之衆意者
出家之人局乎律藏戒中无犯方得
通經於戒有違未見其可縱使香臺

[illegible]

草茂豈損一莖曠野獨飢寧飡半粒
然衆生喜見斯乃俗流燒臂供養誠
其宜矣可以菩薩捨男捨女遂遣苾
蒭求男女以捨之大士捐目捐身即
令乞士將身目而行施仙預斷命豈
律者所為慈力捨身非僧徒應作比
聞少年之輩勇猛發心意謂燒身便
登正覺遂相踵習輕棄其軀何則十
劫百劫難得人身千生万生雖人罕
智稀聞七覺不遇三尊今既託體勝
場投心妙法纔持一頌棄沙肌而尚
輕暫想無常捨塵供而寧重理應堅
修戒品酬恵四恩固想定門冀拔三
有小愆大懼若越深海之護浮囊行
恵堅防等履薄氷而策奔駿然後憑
善友力臨終助不心驚正念翹懷當
来願見慈氏若希小果即八聖可求
如學大因則三祇斯始忽忽自斷軀
命實亦未聞其理自煞之罪事亞初
篇矣檢尋律藏不見遣為滅愛親說
要方斷惑豈由燒已房中打勢佛障
不聽池內存生尊自稱善破重戒而
隨自意金口遮而不從以此歸心誠

非聖教必有行菩薩行不受律儀亡
已濟生固在言外耳
三十九傍人獲罪
凡燒身之類各表中誠或三人兩人
同心結契誘諸初學詳為勸死在前
亡者自獲偷蘭末後命終定招夷罪
不肯持禁而存欲得破戒求死固守
專心曾不窺教儻有傍人勸作即犯
針穴之言者道何不援火便招指石
之過嗚呼此事誠可慎哉俗云殺身
不如報德滅名不如立節然而投軀
餓虎是菩薩之濟苦割身代鴿非沙
門之所為以此同科實非其況聊准
三藏略陳可不進退之宜智者詳察
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伽耶山邊自
殞非一或餓而不食或上樹投身斯
等迷途世尊判為外道復有自刑斷
勢深乖律典設有將為非者恐罪不
敢相諫若其緣斯致命便誤一生大
事佛因斯理制而不許上人通識自
不肯為古德相傳述之如後
四十古德不為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

軌範師則慧智禪師也年過七歲幸
得親侍斯二師者並太山金輿谷聖
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德也俗
緣在乎德貝二州矣二德以為山居
獨善寡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枕
清潤於上窟寺式修淨居即齊州城
西四十里許營无盡藏食供養無㝵
所受檀施咸隨喜捨可謂四弘誓願
共乾川而罔極四攝廣濟等塵沙而
不窮敬修寺宇盛興福業略叙法師
之七德焉
一法師之博聞也乃正窺三藏傍睇
百家兩學俱兼六藝通備天文地理
之術陰陽曆筭之奇但有經心則妙
貫神府洋洋慧海竟瀉流而罔竭粲
粲文園鎮敷榮而弗萎所制文藻及
一切經音并諸字書頗傳於世每自
言曰我若不識則非是子二法師之
多能也巧篆籀善鍾張聽絲桐若子
期之驗山水運斤斧等匠石之去飛
湼揞人不器斯之謂也
三法師之聰慧也讀湼槃經一日便
遍初誦斯典四月部終研味幽宗妙

探玄旨教小童則謗之以半字誠无
按劒之疑授大機則瀉之於完器實
有捧珎之益昔因隨季道銷法師乃
梗遷揚府諸僧見說咸去曾漢體多
貢卦遂令法師讀涅槃經遣二小師
將箸隨句法師于時慷慨喉吻激揚
音旨旦至日角三帙已終時人莫不
慶讚請休嗟歎希有此乃衆所共知
非私讚也四法師之度量也但有市
易隨索隨酬無論高下曾不減價設
有計直到還亦不更受時人以為雅
量超群也五法師之仁愛也重義輕
財遵菩薩行有人從乞咸不逆言曰
施三文是所常願又曾於隆冬之月
客僧道安冒雪遠行腨足皆破停村
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送至寺所
法師新造一帔纔始擐體出門忽見
不覺以帔揜其膿血傍人止之曰冝
覔故物莫汙新者法師曰文濟嚴昔
何暇求餘時人見聞莫不深讚雖復
事非過大而能者固亦尠矣六法師
之策勵也讀八部般若各並百遍并轉
一切經屢訖終始修淨方業日夜翹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第二六張 英

責

勤薩佛僧地希生不動大分塗跣恐損
衆生運想標心曾无懈潜掃灑香臺
類安養之蓮開九品莊嚴經室若鷲
嶺之天雨四花其有見者無不讚歎
功德躬自惓惓畢命為期又轉讀之
餘念阿弥陁佛四儀無闕寸影非空
計小豆粒可盈兩㦸弘濟之端固非
一品七法師之知命也法師將終先
一年内所有文章雜書史等積為大
聚裂作紙泥寺造金剛兩軀以充其
用門人進而諫曰尊必須紙敢以空
紙擬之師曰䏌者斯文久来誤我豈
於今日而誤他哉辟乎令飡鴆毒指
徑嶮途其未可也廢正業習傍功聖
開上品䏌成大過已所不欲勿施他
矣門徒稱善而退其說文及字書之
流幸蒙曲賜乃垂誨曰汝略披經史
文字薄識宜可欽情勝典勿著斯累
將欲終時先告門人曰吾三數日定
當去矣然於終際必抱掃箒而云我
之餘骸當遺廣澤後於晨朝俯臨清
澗蕭條白楊之下彷徨綠篠之側子
然獨坐執箒而終門人慧力禪師侵

明就謁怯聲寂尒乃將手親附但見
熱氣衝頭足手俱令遂便大哭四遠
咸集于時法侶悲啼若金河之流血
灑地俗徒號慟等玉嶺之摧碎明珠
傷道樹之早凋歎法舟之遽沒乃於
寺之西園春秋六十三矣身亡之後緣
身資具但有三衣及故鞋履二兩并
隨宜卧具而已法師亡日淨年十二
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投遂棄外書欽
情內典十四得霑緇侶十八擬向西天
至三十七方遂所願淨來日就墓辭
礼于時已霜林半拱宿草填塋神道
雖疎展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述遠涉
之心冀福利於幽靈報慈顏之厚德矣
禪師則專意律儀澄心定澱晝夜勤
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可
謂處亂非諠閑而逾靜道俗咸委非
曲親也誦法華經六十餘載每日一
周計二万餘遍縱經陏季版蕩逐命
波遷然此契心曾无有廢現得六根
清善四大平和六十年中了無他疾
每俯澗誦經便有靈禽萃止堂隅轉
讀則感鳴鶴就聽善緣情體音律尤

精草隸唱導無盡雖不存心外典而
天縱其然所造六度頌及發願文並書於
土窟寺燈臺矣乃虔心潔淨寫法華經
極銓名手盡其上施舍香吐氣清淨
洗浴忽於經上爰感舍利經成乃怗
以金字共銀鈎而合彩盛之寶函與
玉軸而交暎
駕幸太山天皇知委請將入內供養
斯二師者即是繼踵先聖朗禪師之
後也朗禪師乃現生二秦之時揚聲
五衆之表分身受供身流供者之門
隨事導機事愜機情之願但為化超
物外故以神通而命寺焉神德難思
廣如別傳所載當是時也君王稽首
僚庶虔心初欲造寺創入則見虎吼
北川將出復聞馬鳴南谷天井汲水
而不減天倉去米而隨平雖神跡久
湮而餘風未殄及親教二師并餘住
持大德明德禪師等並可謂善閑律
意妙體經心燒指焚肌曾无此敎門
徒訓匠制不許為並是親承固非
傳説
又復詳覩往揞側聽前規自白馬停
[illegible]十九張 英

禮之初青象挂鞍之後騰蘭啓曜作
神州之日月會顯垂則為天府之津
梁安遠則虎踞於江漢之南休勵乃
鷹揚於河濟之北法徒紹繼慧澂猶
清俗士讚稱芳塵靡歇曾未聞遺行
燒指亦不見令使焚身規鏡目前智
者詳悉又禪師每於閑夜見悲齠丱
曲申進誘或調言於黃蘗令齠憶母
之憂或喻說於烏禽希懷報養之德
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於
百代而虛棄一生既而童年十歲但
領其言而未閑深旨每至五更就室
參請禪師必將慈手賜撫弱肩實如
慈母之育赤子或飡甘饍多輟味見
貽但有取求无違所請法師乃恩勵
父嚴禪師則慈中母愛天性之重誠
無以加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為
和上既受戒已忽於清夜行道之際
燒香垂涕而申誨曰大聖久已涅槃
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者汝但
堅心重禁莫犯初篇餘有罪愆設令
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燒身
不應為也進奉旨曰幸蒙慈悲賜以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第二十張英

者

聖戒隨力竭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
有懷大懼於是五稔之閒精求律典
礪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宣律師之
鈔述竊談中旨既識持犯師乃令講
一遍方聽大經乞食一食長坐不卧
雖山寺村遥亦未曾有廢每想大師
慈訓不覺流涕何從方驗菩薩之恩
濟峕類授炎熾之大火長者之悲念
窮子寬延隘之小門固非是謬每親承
足下不行遠聽便賜告曰我目下且
有餘人給侍勿廢聽讀而空侍於此
乃杖錫東覲頗沉心於對法攝論貢
笈西京方閱想於俱舍唯識來日從
京重歸故里親請大師曰尊既年老
情希遠遊追覽未聞冀有弘益未敢
自決師乃流誨曰尒爲大緣時不可
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
尒傳燈宜即可行勿事留顧觀禮聖
蹤我實隨喜紹隆事重尒无間然既
奉慈聽難違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
一月附船廣州擧帆南海緣歷諸國
振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
達躭摩立底國即東印度之海口也

停至五月遂伴西征至那爛陁及金
剛座遂乃周礼聖蹤旋之佛誓耳可
謂大善知識能全梵行調御識教斯
豈爽歟大師乃應物挺生為代摸範
親自提獎以至成人若海查之遇將
一目即生津之幸會二師也夫以小
善小恵尚播美於絃歌況大智大恩
而不傳於文讚云尒

令哉父母　曠劫相持　粤我齠齓
携就明師　童年尚小　輟愛抽悲
學而時習　杖德箴規　儔明兩曜
比德雙儀　礪我慧鍔　長我法肌
提携鞠育　親誨忘疲　中宵廢寢
日旰停飢　上德不德　遠而莫知
埋光岱嶺　蘊德齊涯　洋洋慧海
欝欝禅枝　文藻粲粲　定彩曦曦
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　坐遷未異
雖聽彰奇　年在弱歲　一畱一遺
所有福業　並用熏資　酬恩死別
報德生離　願在在遭會而延慶
代代奉訓以成䘺　積義利平同岳
委淨定也如池　異龍花之初會
聽慈氏之玄漪　遍四生而運想

南海寄歸内法傳卷第四第三十張　英

丁貞

滿三大之長祇
恐聞者以為憑虛聊肆法師之所製
大師曾因二月十五日法俗咸詣南
山朗公聖迹之所覩天倉天井之異
礼靈龕靈廟之奇不遠千里盛興供
養于時齊王下文學之華於此俱懷
筆海並擅文峯各覺讓雖咸矜匱玉
欲詠朗公之廟像共推法師以為先
作師乃不謙當仁汪池先溢援翰寫
壁曾不停毫走筆成篇了無加點詩曰
上聖光茂烈英猷暢溟海空谷自擄
遲榮命虛相待万古山川曠千年人
代敗真識了无生徒見丹青在諸文
士既覩法師之製俱懷內愳之心或
閣筆於松枝或投硯於巖曲僉曰西
施顯貌嫫母何顏才子如林竟無一
和耳所餘文章具如別集
義淨敬白大周諸大德或曾聽受虛
筵或諮論法義或相知弱冠或通懷
中年咸悉大者和南小者千万所列
四十條論要略事凡此所録並是西
方師資現行著在聖言非是私意夫
命等逝川朝不謀夕恐難面叙致此

先陳有暇時尋幸昭遠意斯依薩婆
多非餘部矣
重曰
敬陳令則恢乎大猷咸依聖教豈曰
情求恐難面謁寄此先酬幸願擊轅
不棄蒭蕘見収追蹤百代播美千秋
實望齊鷲峯於少室並王舍於神州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東宗 書